

海峯先生文

第四冊

海峰先生文五

傳狀類

吏部侍郎博野尹公行狀

尹氏故山西洪洞人後遷保定之博野九傳而至公之曾祖
邑庠生諱先知有隱德鄉里咸稱之祖諱澤升邑庠生父諱
公弼業儒以公貴俱贈河南巡撫母李氏庠生諱宗白之女
也旌節孝封太夫人公生三歲而孤太夫人苦節食貧口授
論語諸經教之以義方其所以課督之者甚嚴其於四方之
士必賢豪長者然後與之交故卒其所成就爲天下之碩德
名儒公旣長爲顯官而太夫人猶嬰兒視之有不當其意太
夫人輒對案不食公惶悚卽長跪以請不命之起不敢起也

蓋太夫人之教與公之孝相賴以成此其所以名動天下上徹於

天子之視聽而四方尙德之君子咸願與之交歡而每以不得見公爲憾者也公諱會一字元孚別字健餘登雍正甲辰進士補吏部考功司主事典試廣西升授考功司員外分校會試易經房得人稱最盛

天子以爲賢出知湖北襄陽府公之治襄陽多出太夫人經畫郡人佩其德作賢母祠而刻石以紀其事公辭之甚力不能止也城有老龍堤起萬山迄長門延袤近十里皆壘石爲之五月漢水暴溢堤石盡傾公出帑金重爲修治至今民賴焉又建八蜡廟於城南社稷壇西以爲民祈報之所然乃皆

出於官而民不勞襄陽有書院而士人或無書可讀公爲購經史百家藏於中以資諸生之貧乏者治西三十里有山隆然相傳爲諸葛隱居公爲建草廬其上其慕尙古之賢豪類如此知襄陽五年

天子以爲賢乃移守揚州而是時西方方用兵公以料理軍需畱襄陽明年閏五月始至揚州至則濬兩城之市河通舟楫以爲民利而以城西保障河襟帶蜀岡田疇藉以灌溉乃爲藝其淤澱以資市河之蓄洩民咸賴之往年鱗魚初出漁人取以獻豪貴之家有賞至數十金者公躬節儉以化之適同年生以是爲饋餉奉太夫人命堅辭不受旣治揚之二年天子以爲賢於是卽以爲兩淮鹽運使郡之東舊有安定書

院歲久傾毀公與商士撤而新之而揚州之士子多興起於學公少而卓犖多才遵太夫人朝夕庭闈之訓言動皆必以禮稍長讀書益悟浮華放浪之非深究伊洛之源流蔚爲儒者宗師其學以誠爲本遇人無等夷一待以肫懇之懷故士之得於目見耳聞無不推爲長者而性又至孝其事太夫人誠至禮備上達

九重白

世宗憲皇帝已知其賢能數畀以重任至

今上卽位尊崇孝養推恩錫類愈加顯擢於是使督理兩淮鹽政加僉都御史公以私販之多由竈戶之私賣餘鹽請自今鹽有餘則出官錢買貯之以配商引而私販賴以稍息踰

年遂超遷河南巡撫公膺特達之知益感奮自勵推誠竭力
勇於爲忠至則備陳恤民之宜與士民約法六章創建營倉
以濟兵食豁減陳畱閩鄉之額徵諸所施設便於民者甚眾
而是時河南開封等處四十七州縣大水漲溢公勞心焦思
謀所以撫綏之方甚備其大略曰無食者暫予以一月之糧
曰無居者暫予以葺屋之資曰緩征曰減糶曰貸倉米曰移
他郡之粟曰畱漕運曰助籽種曰勸富民使之相周曰假富
民有餘之居爲貧民旦夕棲身之地曰建棚舍以安流亡曰
免米稅以通商賈曰及時興工以資丁壯曰多種蔓菁以代
穀食曰捐施藥餌以療疫癘曰延諸生協力以供稽察凡此
規條十六事而要以因地隨時便宜行事爲本故其所全活

甚夥至今居官者多奉以爲法河南素多盜災祲之後滋益多公廣爲捍禦清保甲考客舍申夜禁又於伏牛大隗重山險隘之區增設巡檢官而盜亦不能爲民害公心虛善下平生遇朋友相規以善則喜動顏色其賑水災也有諸生郭善鄰等四人陳救荒之策公卽延入訪問多出公之已行者而公與之言終日不厭也公之爲治一以仁厚愛民爲務而臺臣或言公好爲寬縱乃入補副都御史是時

上方甄別官司年老不勝任之員而知饒州府事張鍾又以年老令改補京員公上書以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焉惟協於克一然後能使臣庶信從今旬日之間前後違反恐無以昭法守也

上嘉納之公矢心以誠其平時爲人謀或與人言無不周詳切至其在君父之前尤懇懇款款言人之所不能言上亦以此信任之屢稱其忠厚謹慎公性和易與人交上下一無所忤至其守國家之法雖當世之巨公貴人不能奪也公在臺甫及半歲正色直言百官敬畏其風采上亦方嚮用公而公以太夫人老病遽請歸養天子鑒其誠許之卽日就道朝士多嗟歎以爲賢公旣歸博野太夫人喜不自勝病亦尋愈公侍養五載暇時益讀書稽古究斯道之指歸務在躬行實踐所與四方之士大夫往還書問無非相規切以義求所以行身植志之方質疑辯難一以明道爲己責而因以興起鄉里之後學公少時嘗讀義田

記慕范文正之爲人後見朱子社倉益欽仰其懿範其知襄陽旣五年祿俸稍有餘卽創立東章義倉以周給里黨東章者公所居博野之村也至是乃復捐千金以修博野之縣學又創立博陵社約使相勸以善而同里赴約者十二人又創立博陵義館請有道而能文者一人爲之師而同里來學者十七人蓋公之誠心愛物不私於一己類如此乾隆九年七月太夫人卒公旣性純孝而太夫人之賢又爲近世所希有公感生成之德當五十不致毀之年而哀毀逾於尋常遂得疾時時發作而治喪之事一準古禮經及朱子所輯家禮喪禮久不行公乃斟酌古今之宜而變通之著有從宜錄乾隆十一年三月公之服未闋也而

天子卽授以爲工部侍郎俟其服闋赴任及是冬十月乃之官未踰旬而

天子使督理江蘇學政江蘇文勝事煩劇公倡以質行乃申明小學之教以孝弟忠信安詳恭敬平生所以自策勵者與諸生共相勸勉公素慕望溪方先生先生方以老家居公按行至金陵請益先生以公有使命辭以他出不見公曰無害吾以親師也若有言當奏之

天子耳翼曰公止騎從於外徒步直造其廬親操几席杖履北面再拜願爲弟子先生乃置酒歡然而罷聞陽湖有隱君子曰是鏡者散行孝弟講學於舜山去江陰使院三十里公親枉車騎過訪旣歸卽草疏薦之當是時公年已五十七官

至少司空矣而禮賢樂善孜孜如此戊辰之夏

天子復擢以爲吏部侍郎公校文詳慎每去取一人必反覆移時積勞損氣是時六月天方暑疫癘盛行幕中同事半已病而公亦感風成疾公恐精神之不及試事之不詳上負聖天子惓惓以作養人才相委之至意且憂且懼遂至不起然自得疾以來十二日假寐寤言大抵皆公事也至其家人生產未嘗一語及之公爲

今天子之所深知眷注優隆使其歸

朝方將任以論道經邦之職而公旣卒矣嗚呼是豈獨一人一家之不幸也哉公娶蘇氏子二長嘉銓雍正乙卯科舉人次啟銓廕生女三長適國子生刁世禧次適翰林院庶吉士

勵守謙次幼未字櫪獲與公子嘉銓遊其見知於公自始至
今十六年矣公之言行得之於聞見者爲多今公之卒也櫪
適在使院中故爲條次其大略如此使世之有道德而能文
章者得以考焉

章大家行略

先大父側室姓章氏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十
八來歸踰年生女子一人不育又十餘年而大父卒先大母
錢氏大母早歲無子大父因娶章大家三年大母生吾父而
章大家卒無出大家生寒族年少又無出及大父卒家人趣
之使行大家則慷慨號慟不食時吾父纔八歲童然在側大
家挽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妾卽去如此小弱何大母曰若能

志夫子之志亦吾所荷也於是與大母同處四十餘年年八十一而卒大家事大母盡禮大母亦善遇之終身無閒言櫬幼時猶及事大母值清夜大母倚簾帷坐櫬侍在側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櫬見大母垂淚問何故大母歎曰予不幸汝祖中道棄予汝祖沒時汝父纔八歲回首見章大家在室因指謂櫬曰汝父幼孤以養以誨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家之力爲多汝年及長則必無忘章大家櫬時雖穉昧見言之哀亦知從旁泣大家自大父卒遂喪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櫬七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僮奴皆睡去獨大家煨爐火以待聞叩門卽應聲策杖扶壁行啓門且執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

否卽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大家垂白吾家益貧衣食不足
以養而大家之晚節更苦嗚呼其可痛也夫

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爲人力傭而以
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邁罷癯之疾長臥牀褥而孝子常左
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飲食溲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
百役靡不爲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爲母盥沐烹飪
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媼而
叩首以祈其代爨媼辭叩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至夜必
歸歸則取母中裙穢汙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
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卽不食而請歸以遺其

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鄰有伶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爲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旣沒負土成墳卽墳旁挂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不知其時日豈意鄉里傭雇之間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如胡君者哉胡君字汝彩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

元生者入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
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愚夫或
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蓋亦有足多者
余故爲附著之

鄭之文傳

鄭之文者休甯人也字貞卿其爲人武勇有直氣中順治己
丑兵部進士官浙江紹台道中軍守備駐守台州自明之季
世海寇嘗往來虜掠沿海諸郡縣而台州地瀕海多山奸民
乘寇氛未靖時時竊發爲亂叛服不常之文曰山寇雖逼其
禍小海寇雖遼其禍大譬之疾疹山寇疥癬耳一日遽率麾
下兵指寇所在盡捕殺之之文在台州五載當順治之十三

年叛將馬信作亂之文討平之以功著名海上先是福建泉州民鄭芝龍者年少美姿貌爲海寇所獲由是往來海中盡知其俗尙人情而諸盜奉以爲渠帥明之將亡唐王在閩晉爵芝龍南安侯及

大清兵至芝龍以其部降遂使總督浙閩而芝龍之子鄭成功猶聚徒海中數入寇十四年賊眾大舉以寇台州之文與戰不利乃登城自守其家人或曰城且陷矣之文曰吾職在守城城一日不破未可死也相持一月餘而城陷成功聞之文名欲生得之以刃脅使降之文不屈不食五日不得死罵賊不已賊乃出攻城梯倒縛之文於其上而鞭笞之鞭之愈急罵愈厲遂見殺而其家同時死者至十有八人賊退之文